

大学生户籍滞留引发管理难题

“良好态势”怎样延续?

大学毕业6年,28岁的高伟才发现,户口成了他最纠结的问题。

2004年,他从武汉交通职业学院毕业,将户口留在学校至今。因超过两年时限,他的户口无法托管在人才部门,必须打回原籍安徽。

高伟现象并非个例。武汉交通职业学院保卫处长王万里表示,“空挂户”实为户口分离。目前,该校累计有3000名毕业生户籍“空挂”学校,最长者10多年,最短者3年。据高校较为集中的洪山区相关数据显示,约有两万大学生毕业生将户籍“空挂”在辖区高校。

记者调查发现,全市至少有10万大学生“空挂户”。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提醒,毕业生户籍长期滞留武汉,将给自身带来麻烦,也给政府部门的管理出了难题。

现象:户籍“滞留”学校落户难

2004年,高伟毕业时因没能按时拿到毕业证,选择了先就业,因单位不能解决落户问题,他便将户口一直留在学校至今。按规定,高伟应在两年内将户口从学校的临时集体户口,或托管至省人才交流中心,或直接打回原籍。但忙于工作的高伟,将户籍事情遗忘在了脑后。

2007年,他在武汉购买了一套二手房。他准备将“滞留”在学校的户口,最终迁移至居住地,成为武汉常住居民。

可房屋所在辖区的徐家棚派出所告知,“超过两年期限的毕业生,必须先打回原籍,然后通过可在武汉购房或投靠亲友等方式再落户”。可高伟并不想回原籍,因为他购买的房子不够落户条件,一旦将户籍打回原籍就意味着无法再将户口迁到武汉。

拿着学校当年出具的户籍卡,落户无门的高伟无可奈何。“户口问题不解决,今后结婚、孩子上学,都是难题。”日前,高伟仍将户口“空挂”在学校。

在采访时,武汉交通职业学院保卫处处长王万里表示,目前,该校像高伟这样的“空挂户”多达3000人。湖北省人才中心一负责人表示,毕业生将户口托管至人才中心,可作为武汉市常住户口,享受武汉市民待遇。若毕业生户口滞留学校超两年时限,户籍托管部门不会接收往届生户口。按规定,这样的户口必须打回原籍。

原因:不愿回原籍是主因

“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在处理毕业生户籍问题时,按政策要求,大学毕业生若无法落户工作单位,也不愿办理托管的,就应将户口打回原籍。

可现实是,其中有一部分外地毕业生,如同高伟一样,不愿再将户口从城市迁回至原籍。记者了解到,至目前,武汉大学也有数百名学生的户口“沉睡”在学校。

记者在省人才中心采访时,来自荆州市的大学毕业生产张娟透露了自己的无奈,她说,今年6月,她在深圳一家私企找了



一份工作。但企业只管接收档案,不能解决员工的户口,自己又不想把户口转回农村老家去,所以只好加入“空挂户”行列。于是,她将户口托管到了省人才,只身前往深圳工作。

记者调查发现,绝大部分学生“空挂户口”的原因与张娟类似。知情民警认为,多数毕业生不愿将户口打回原籍,是户口“空挂”学校或人才中心的主因。

调查:10万大学生户籍“空挂”

武汉到底有多少大学生将户口“空挂”在学校或省市人才部门?记者采访了相关部门进行了调查,仍无法获取准确数据。

据省人才中心有关人士介绍,能托管大学生毕业生的机构有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省市人才中心以及省市人力资源机构等。至于各家机构到底有多少“空挂户”,谁也没法统计,“这些数据每年都在不断变化,且我们无法确认这些学生到底在哪里。”

据推算,若算上滞留在高校的“空挂户”,武汉至少有10万名大学生将户籍“空挂”在武汉。

据武汉人力资源市场业内人士分析称,每年,大量外地学生来汉,把户籍迁于此;毕业之时,大量人才外流,但能够接收员工户口的招聘单位少之又少,使得大批毕业生选择把户籍留在武汉,导致大量户籍长期“酣睡”在户籍托管机构和学校。

影响:“空挂户”引发管理难题

大量的“空挂户”,给相关学校、政府部门带来了管理难题。

王万里说,有学生将户口空挂在学校长达数年后,突然回学校要求帮其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这让学校左右为难。“帮他们开证明,可学校并不清楚学生离校的几年干了些什么,若不帮忙的话,可他们又曾是学校的学生。”他还表示,户籍空挂还将

在结婚、买房、就业、工作等方面给学生带来诸多不便。

据了解,现行的人口计生管理基本立足于户籍。但将户口托管的学生分散在各地,而且这部分人目前正值生育年龄,对他们的计划生育管理成为工作的难点。尤其是其中的女大学生,由于政府对她们的婚育情况难以掌握,也就不能为她们提供免费的分娩生育咨询和相关服务。女大学生结婚后也很难办理《生育服务证》,无法给孩子上户口。

建议:户口迁移避免超两年时限

大学毕业生当如何正确处理自己的户籍问题?

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相关工作提醒:第一,学校不是长期保管户口、档案的机构。学生毕业后一直未办理就业手续的,其放在学校有许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如:出国以及结婚等一系列问题,包括户口证明,学校是无法为其出具或办理有关手续的。目前单位不能落实户口的毕业生,应当及时去办理托管。

第二,外地生源本科以上学生,在本市普通高等学校毕业后,未分配或未落实工作单位,本人愿继续在武汉市寻找工作的,可凭《毕业证》、《户口迁移证》、《报到证》,到指定的人才集体户(省、市人才中心;省、市毕业办)办理落户手续,择业及户籍保留期为两年。在此期间内,落实工作单位,凭上述证件及《就业协议书》,到要求入地办理落户手续。

这名负责人还特别提醒,若毕业生已拿到户口迁移证,应当尽早办理落户手续,以免因发生工作调动过了两年的有效期。若毕业生遗失了户口迁移证,先到应落户地开具“未落户证明”,到学校保卫处查询原户口迁移证编号,并在任何地区公开发行的报纸上登报挂失,再凭“未落户证明”和报纸,到辖区派出所开具新的户口迁移证。

据《武汉晚报》

自《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发布后,发展改革委连发五文部署物价调控工作。新华社记者日前就各地落实调控措施情况分赴吉林、上海、湖南等地进行了跟踪采访。

短期干预措施,市场效果明显

11月20日以来,吉林、上海等省市依照发展改革委“审慎出台调价政策”的要求,紧急叫停了一些政府定价产品的上调,加上密集的价格监督检查、降价清费等措施,如今市场效果比较明显。

十多天时间,河北、河南、广东、宁夏、安徽、江苏、福建等省、自治区先后宣布暂停天然气涨价计划。吉林省政府表示,到2011年3月末,未经省政府同意,本省不得出台新的调价项目。长春市发展改革委提出,包括政府定价的煤、水、电、气等16大类商品全部暂不调价,一度提上日程的出租车起步价上调也停止执行。

“领跑者”蔬菜和部分食品价格回落。商务部12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与前一周相比,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下降了5.9%,降幅扩大3.3个百分点。

记者11月30日在长春市蔬菜中心批发市场看到,蔬菜进场量增加,土豆价格下降了2%,白菜下降了11%。而在上海江杨农产品批发市场,提着菜篮子的闸北区退休工人卜正香说,青菜、白菜、卷心菜、芹菜、西红柿、黄瓜等价格开始下降。自己喜欢吃的青菜已从1.3元左右回到0.9元左右。

商务部的最新监测数据同时显示,草鱼等8种水产品价格也有小幅下降,食用油、豆油、鸡蛋、面粉、大米等价格涨幅趋缓。

政府的坚决调控,使对市场敏感的游资出现撤离迹象。中期研究院首席宏观分析师付鹏介绍,棉花期货10月末主力资金规模在32亿元左右。到11月底,主力资金的规模减到了12亿元左右。

“毫无疑问,这种特殊时期的行政调控是十分必要的。”东北师大经济学院副院长金兆怀认为,当前无论政府定价产品的“审慎调价”,还是农产品领域密集的价格监督等,都带阶段性强制性特点。

本次调控重点,盯上了吃住行

“以前五六十年代的菜能吃一个星期,现在只能吃3天。”长沙市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的严亮是典型的“月光族”。他说,最近菜价没涨,但仍仍有忧虑。



九月份以来,农产品价格上涨再次引起各方热议。 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 摄

警惕那些虚浮的“繁华”

时下在一些地方,“基地热”愈演愈烈。不少地方,各类“基地”遍地开花,“影视基地”、“科研基地”、“创作基地”、“动漫基地”、“创意基地”,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花香诱致蜜蜂采,春色引得蝴蝶来。把一处处不为人知的地方,通过合理规划、科学建设、良好服务等,变成人才集聚地、财富聚集地、文化新高地、企业孵化器,应该说是好事。然而好事能不能办好,最终要靠实践检验。

基地挂牌落成后,是不是真的内容、有成果、有效益?是不是真的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形成了示范和辐射效应?在激烈的竞争中,这些是决定基地存亡的“硬杠杠”。

看那些活得很“滋润”的基地,如浙江的“横店影视基地”,通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已建成广州街、香港街、秦王宫、大智禅寺、明清民居博览城等十多个跨越时空、各具特色的景区,规模亚洲最大,营业收入数十亿,带动一方发展,连周边卖盒饭的老百姓也赚得盆满钵满,经济和社会效益巨大。

然而,也有不少基地是轰轰烈烈地来,冷冷清清地去。开张之时,领导出席、明星剪彩、新闻发布,好不热闹。可是热闹劲儿过后,往往虎头蛇尾乃至“无尾”,很快陷入沉寂。究其原因,在于有胆没料,有名无实:吹到天上去的重大项目落实不了,忽悠一大片的产值水分不少,号称“高精尖”的成果创意原是“大路货”……有一个占地300多亩的汽车产业基地,

建设之初曾放言“打造西部汽车工业旗舰”,结果却是违规上马的“空壳”项目,最终在只生产了4辆样车后就偃旗息鼓。

基地搞得好不好,固然有运行管理方面的原因,但遍地还是基地,也提醒人们,这里边还存在决策科学不科学的问题。说白了,很多基地之所以搞不好,原因就在于这些基地根本就不该搞、不能上。

俗话说,好马配好鞍。建不建基地,应尊重客观规律,根据实际情况、现实发展需要等,而不是生拉硬拽、强行上马。比如,现在各种“作家创作基地”屡见不鲜。试问:刘绍棠写作是在哪个基地?贾平凹有基地吗?陈忠实有基地吗?要说有,他们都是在吸吮着家乡文化乳汁写作,绝不是某个风景秀丽基地的享受中得到了“马良的神笔”。

其实,基地没有“原罪”。但在“基地热”中,缺乏理性、盲目跟风、重复建设却是科学发展的大敌。那些一拥而上、名不副实、面目雷同的基地,尽管也打着“高效”、“集约”、“科学”等旗号,但走的还是粗放投入、高耗低效的老路子,结果只能是瞎折腾一场,浪费资源,劳民伤财,除了留下包袱与教训,什么也留不下。

跟风的“基地”不过是浮云,然而“繁华”过后的冷清却一再上演,发展的浮躁和盲目时有所见,值得引起观念和制度上的反思。面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基地热,如何理性看待、切实整治、有序发展,让其扎根于大地之中,而不是飘荡于浮躁之上,确乎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黄团元

新闻时评

不速之客

日前,第七届中国金融学年会在中山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就当前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与海内外热钱等问题进行探讨。专家指出,尽管中央已定调2011年实行“稳健货币政策”,然而由于货币增发而导致的流动性困局仍将持续。

目前国内潜在的通货膨胀已远远高于官方数字。国内热钱对通胀影响远远大于国际热钱影响。因此,国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宏观调控考验。专家预计,2011年的狭义货币增速(M1)仍将保持20%以上的增速,新增信贷仍将保持在7.5万亿元的水平。 焦海洋/图

把文化遗存当宝物是坚持文化的理念原则

位于东京都心23区北部板桥区的旧稻谷家,是至今仍有人居住的民居。茅草屋顶,木造房子,榻榻米,围炉。走进院子,屋檐下削了皮的柿子用绳子串一串儿,已经晾得半干,老奶奶在廊檐下享受午后阳光。此情此景,记者与同行人的内心无不受受到极大震撼。(12月6日《人民日报》)

日本人把古建筑当宝物,表明的是对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认知态度与理解深度。它既是在寄托情感,亦是在坚持文化的理念原则。文明的毁灭与新生,颠覆与复兴,这是个问题。可以说,文化的意识层面,个人都有自身的理念识别系统。如果个人能在自己灵魂里不断发现具有和“茅草屋顶、木造房子、榻榻米、围炉”相似或同样的多重文化细节组成部分,那么对它的珍视就会变成一种生活习惯。在已知的世界里,人们看到哪儿才有可能走到哪儿,灵栖栖居到哪儿。那些有“老奶奶”居住的“老房子”不单是文化记忆,不仅仅是文化遗产,还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在家庭里,人们有理由相信,灵魂中发现的相似或同样的多重文化细节组成部分与外在世界可以构建完整的自我。在家庭里,个人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所指称的事物,找到情感的命名方式。

本土一些地方官员,无良资本在今日以浩劫方式破坏性开发的所作所为,可以说与日本人热衷于把古建筑当成宝物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不顾及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不可逆性、不可再生性,一次又一次地毁掉古村落、古城、古建筑、古街景的恶行,可以用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原理作一番现实的考量与分析。机会成本的基本概念是怎么回事?这牵扯到人如何在生活中做决定。萨缪尔森说,人做决定就会产生机会成本,因为在一个短缺的世界中选择一个东西意味着放弃其他一些东西。在分析发生于市场之外的人们的决定时,机会成本的概念显得尤其重要,机会成本就是衡量人们做出一项决策时所放弃的事物。这就好明白了,当地官员与无良资本共谋,拆毁文化遗产,获取他们的个人收益之时,就具有了机会成本。少数人有了私己利的一得,多数人就有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公众无可能挽回地失去了他们旧有的萦绕于身边的文化气息及生活氛围,甚至于失去了文物价值所能带来的经济生活竞争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一个地区,文化遗存再多,也属于稀缺性资源。如果这里的人们连与自己稀缺的文化遗产都不能共同生存下去,其中的悲剧感悲感就是有多幕撼天动地的悲剧都难以演绎清楚。

那些重要的古村落、古城、古建筑、古街景,往往是在失去多年后才在一个地区显示出巨大的文化空缺效应。只要有效的保护制度继续缺失,本土的文化遗存就难免遭受蚕食蚕食的凄惨命运。在繁华都市中的古民居围炉边烤火,在榻榻米上享受午餐时光,这本土的人们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这竟是部分日本人现有的生活方式。当夏日的自然风穿过而过,舒适而又凉爽,里边坐着的人们究竟得到的是什么,处在大气大拆尘烟中的本土的人们真是无法想象。因为无相像的经验做比照,本土的人们失去的究竟是什么,处在之外的人们恐怕也无从理解。 今语

“傍傍族”流行的“大众化幽默”

结婚要傍大款,理财要傍巴菲特,办事要傍有权力的人……如今,不少人一门心思地希望借助“捷径”实现个人目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类人被称为“傍傍族”。一项民意调查显示(2870人参与),56.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傍傍族”,其中11.1%的人表示这样的人“非常多”。另有11.3%的人身边没有“傍傍族”。《中国青年报》12月7日

“傍傍族”日渐增多——如是调查结果自然让人焦虑。因为这意味着社会价值的群体性扭曲堕落,折射出公民独立精神的不断流失,直接导致整个社会越来越失去创新和独立发展的能力。但,“傍傍族”真的已经普遍存在了吗?我表示怀疑。

无意指摘调查的真实性客观性,但怎么理解这个“傍”却值得厘清。众所周知,我们是一个极具传统文化底蕴、极讲究人情和关系的底层社会,宗族血缘人情的纽带链接本身就是社会关系链接的合理方式之一,依靠亲朋好友的“关系”去“办事”,实属正常并不为奇。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是,子女依靠父母的资助购房、成家立业或者实现就业,这应该也不能称之为“傍”。真正的“傍”,无非还是“傍大款”、“傍权力”之类,如此涉及权力交易或潜规则操作,才构成了“傍”的要义,才衬着“投机心理盛行”——这类人

有多少,大概无从统计,但绝对到不了“比比皆是”的程度。投机走捷径的心理,存在于部分人群之中,但终究不是社会主流。“傍”在某种意义上说,首先是一种“期待”,其次才是一种“行为”。想要“傍”,不代表就能“傍得上”。而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无资源无关系的普通人来说,要想成为“傍傍族”也不容易。如果“关系”和“资源”当真这么好“傍”,人人都流动到了上层,社会阶层固化的危机就不会显现了。因此,所谓“傍傍族”流行不过是一个以偏概全的伪命题。56.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普遍存在“傍傍族”也好,43.3%的人希望通过“傍”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梦想也罢,终究是草根面对稀薄的机会、生存的压力和流动的艰难,发出的一种大众化、自嘲式的幽默罢了,与“世风日下”无关,与道德堕落无关,谈不上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都以有所傍,特别是能傍到金钱和权力为荣”,更不会丧失民族的创新力和活力。对此,不必过度忧心忡忡。只要不断出台符合经济规律、有利于社会良性发展的有效公共政策,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大力解决诸多悬而未解的民生难题,比如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赋予草根公平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机会,消弭向上流动的重重压力,“傍傍族”的价值辐射效应就不攻自破。 陈一舟